



王陽明集
七

外集
序書

七
二
十

特 別
Q13
3196
8



門口
號 3196
卷 8

昭和十七年
四月二十日
購求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外集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發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
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
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
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
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
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
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

外集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一

當與桑
林之禱
併傳之
有德也

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脩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說而不見

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脩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

辭彖
正敬
畏

〇〇

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
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
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
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
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使之也然
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

名理
名

遠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
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
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
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
講之君子以中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
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
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
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
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
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

小集

卷之五

三

取與
辭受
其

中正
矣

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尚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目削責。不敢比數於

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

棟動
心烈
良

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
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
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
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
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
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
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
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

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
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
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
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
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
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
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
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
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
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

官
心
慰
服

此
令
且
感
且
愧
且
慰
且
能

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旣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

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
 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
 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斯言已稍稍
 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
 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

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
 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
 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
 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
 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
 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
 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
 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

外集
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能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

妙

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竒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明况存久而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

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
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妄言不罪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快
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
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任子於父過
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
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繆於私

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
以為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
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
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
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
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
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
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
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
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

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
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
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
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
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
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
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
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
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鰲然

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
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
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
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
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
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
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友
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
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
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

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

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

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存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

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益必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足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嘗者不惜徃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云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

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

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王中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

六陽明文錄卷五
世一
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
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
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
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
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
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
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
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
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

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
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教授人
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
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
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
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
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
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
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信

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也

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

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
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且名
數冒費糧餉有急即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
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
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
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
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
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
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目未
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

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
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
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
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
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
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日既無漕運
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
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鬪有
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群

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答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
 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
 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
 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剥近日復聞祖母病
 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戾益
 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
 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
 百萬生靈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已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足

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
 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
 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
 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
 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
 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
 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
 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
 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
 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

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菴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 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

襄毅
許公定

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踈外不一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

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菴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廢亦無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

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刑儀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屑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

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

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

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
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
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
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
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
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
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
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
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
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

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
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
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兢之心以平其氣
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
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
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
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
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旣當其任知
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

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愧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又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菲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

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

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簞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機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

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侍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

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
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
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
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 臨疏昏
塞不盡所云

復童克剛書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
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
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
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爲自

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
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
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
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
大相矛盾豈簡濶之義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
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
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
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 朝廷事體
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

經畧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
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
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
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
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
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
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
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
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

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
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
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
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
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
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
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
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
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
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磨障克剛自此

對症
卷末

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起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且養河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抵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

中則一筐好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

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願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徃徃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

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病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

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是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益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聆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

見有同寅協恭之誠聞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
多若讎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
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
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
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
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
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
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有具有事君之

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
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
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
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
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
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
已具奏詞今徃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
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
南嶺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
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貢山林田野

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此近日常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而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政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

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齊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與張羅峰閣老 丁亥

兩承手教深荷不遺僕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薄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蓋僥倖偶集近年以來益病益衰惟養痾丘園爲鄉里子弟考正句讀使趨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物若必責之使出自擇其宜惟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學猶可勉効其襍線外是舉非所能矣近日之舉雖過承繆愛然投之以其所不能則亦適所以壞之也懇辭之情疏

內亦有所不敢盡言者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之時
事方亟惟竭誠盡道以膺天眷不具

二丁亥

奏本人去曾附小札腐劣多病已成廢人豈能堪此
重任若懇辭不獲終不免爲相知愛者之累矣柰何
柰何東南小蠢特皮膚瘡疥之疾若 朝廷之上人
各有心無忠君愛國之誠讒嫉險伺黨比不已此則
心腹之病大爲可憂者耳諸公方有湯藥之任蓋天
下莫不聞不及今圖所以療治之異時能辭其責乎
不旬日間未齋翁且啓行此老重望其慎默鎮定終
當與流輩不同惜其精力則益衰矣差來官守催甚
懇迫力遣許時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欲言千萬心
亮

答見山家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
堪重托懇辭之疏必湏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
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
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 主上
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
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

何以感化而幹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元厓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

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疴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精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

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
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二丁亥

每讀章奏見磊落奇偉之志挺持奮發之勇卓然非
儕輩可望深用嘆服果得盡如所志天下之治誠可
煥然一新然其事勢自有不能盡如人意者要在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而已高明既有定見顧無俟於鄙
劣者之喋喋西樵書中亦致片曝之獻倘覽及之幸
有一言示其可否也田州事實無緊要徒勞師費財
紛紛兩年重為地方之患今於謝 恩疏中畧陳愚

見須得 朝廷俯從其議庶可以圖久要不然起伏
之變未有已也齎奏人去草草附問地方之事有可
見教者人還不惜示及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
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
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
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
免為咄之憂矣柰何柰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
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

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
令亦何面目見之實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
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恤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
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
不知畢竟如何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
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
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
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

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
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
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
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
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
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踈遙聞執
事養高歸擲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
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

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在筭教兼辱佳
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
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
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
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
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
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二戊子

兵冗中久缺裁候乃數承使問兼辱嘉儀重之以珍
集其為感愧何可言也僕病卧且餘四月咳痢日甚
淹淹牀席間耳聾目眩視聽皆廢故珍集之頒雖喜
踰珙壁之獲而精光透射尚未敢遽一瞬目其間候
病疏得允苟還餘喘於田野幸而平復精神稍完然
後敢納足玄圃之中盡觀天下之至寶以一快平生
其時當別有請也伏枕不盡謝私伏冀照亮

重出 與薛尚謙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
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
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
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迷

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耳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功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重出

二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

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外集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

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探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

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其緼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太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愈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

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兪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脩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

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

石
頌

自是
有本
字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

竊有太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太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和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二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

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

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僉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烝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為十二
 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
 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
 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
 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
 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
 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
 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
 蟄虫始振為魚負水鰌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曰古
 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曰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
 曰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
 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
 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多麋則書
 蠶蜚雨螽蟃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曰見氣候
 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亂人事之汗隆得失
 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之
 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圖遣

如圖
画

使呂幣走龍塲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其逸樂者喜親失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呂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呂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

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呂為賢乎由是因人事呂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呂觀夫世運會元呂探萬物之幽顯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呂喜聞而樂道之為之叙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

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曰：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

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旣有且行

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曰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
 臣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

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臣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臣為壽不必柔滑旨甘臣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臣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臣為不必如是

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臣拂其情而曰吾君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臣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臣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臣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君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君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君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君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

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攝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君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君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大史之序，詳矣。其所君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執範序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此少子
出大緣
編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
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
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
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
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錄之梓將曰嘉
惠貴陽之士曰彷彿得為宋忠臣固曰舉業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曰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曰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曰贄故舉業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
羔雉曰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曰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曰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鈞聲利戈

身家之腴。呂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且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且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且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

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且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麩蘖。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且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
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
年冬珍旦以上三載軍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
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侈
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
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
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
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餘垂而四峰之巔飛

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
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
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
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
禦而夫 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
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
沍剝落彼疑作捍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
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
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
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適而非生成四子蓋亦

夕集 陽明先生卷一 十一
略嘗歷之期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

有 叙

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閔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廬雲霄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在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一
心
理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借當是時
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
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
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
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相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
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予之肩間慘然猶有世
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
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
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
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徒官南太僕再過丹陽
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
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
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
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
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
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
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
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作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德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

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

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
 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謀
 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
 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
 裂皆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
 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
 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
 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

卷之五

完密

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
 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漸世之知
 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
 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
 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
 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
 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
 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漸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

安
際

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成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

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以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也。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

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辯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

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搆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此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巴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元善真
人品哉
元善得
陽明而
傳矣

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曰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豐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

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為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觀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

何
通

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觀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予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予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途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嶺峽

於
醒

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權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外集

陽明文錄卷六

其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